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 血战衡阳四十七天

抗战史上最壮烈的城市保卫战

萧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 血战衡阳四十七天

抗战史上最壮烈的城市保卫战

萧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抗战史上最壮烈的城市保卫战/萧培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

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

ISBN 978-7-307-12178-2

I. 血… II. 萧… III. 抗日战争史—衡阳市—1944 IV. K2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7598号

本书原由知兵堂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

经由知兵堂出版社授权本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发行简体字版。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7.5 字数: 139 千字

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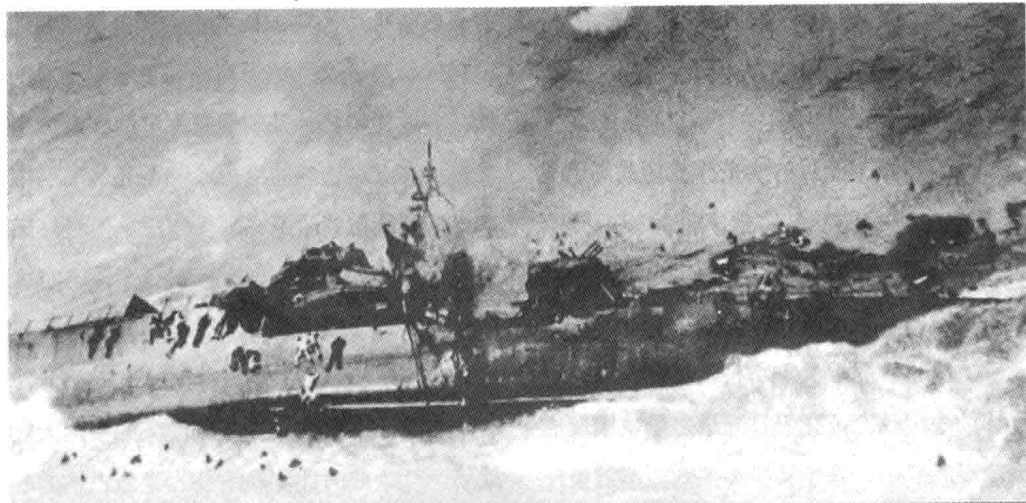
ISBN 978-7-307-12178-2 定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衡阳战役的由来 .....	001
第二章	大陆打通作战 .....	010
第三章	衡阳保卫战 .....	030
第四章	血战衡阳四十七天 .....	045



# 第一章

## 衡阳战役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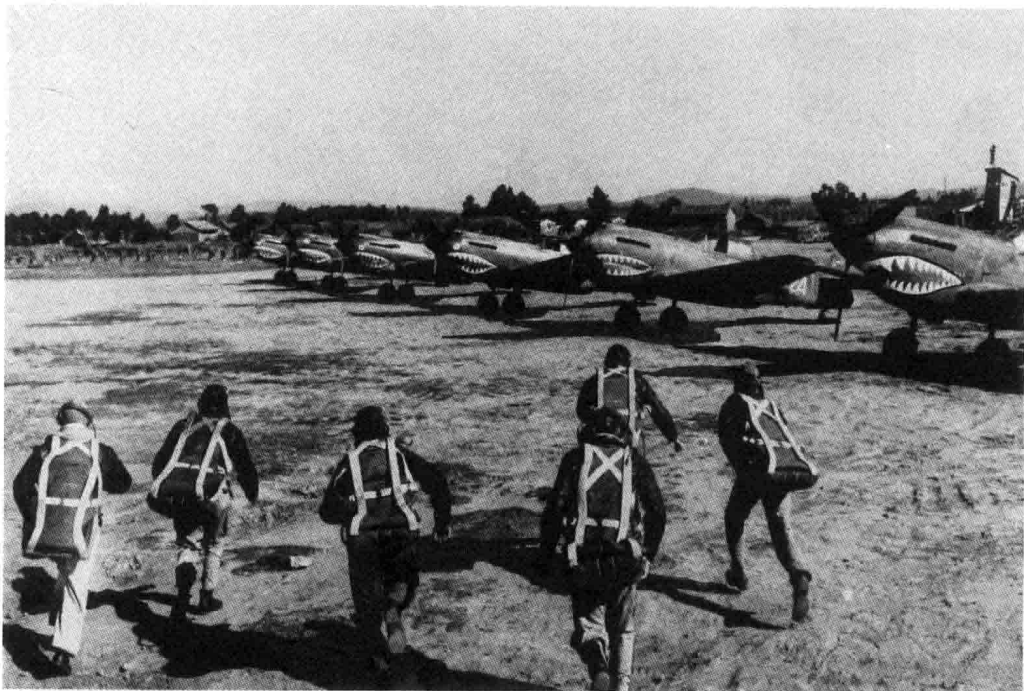


### “一号作战”形成的原因

由于1943年以后的太平洋战场战局明显愈来愈不利于日本，让日本开始担心攫取自南洋方面的资源，将因为海上运输线路遭受到盟军来自东面的威胁而告中断。另一方面，始终不肯屈服又不断将首都往西南内地迁移的中国政府，在美日开战之后也因此成为盟军的一员，除了获得英美同盟国的援助之外，还在西南地区兴建机场让美军大量的战斗机和B-29长程轰炸机进驻，而美军的B-29长程轰炸机不但可以直接由这些机场出动轰炸日军占领的满洲地区和日本本土，就连中美联合成立的第14航空队战斗机，也能

利用这些机场来攻击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各地设立的基地以及来往于南洋和日本本土之间的日方运输船队，并削弱日军驻防在台湾用来保护海上运输线的能力，甚至还能飞到中南半岛和缅甸威胁到在那里作战，而且缺乏空中保护的日军部队。有资料显示，当时第14航空队每月摧毁的日本船运物资，已经高达日本每月船运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日本大本营开始重新重视停滞已久的中国大陆战场，认为此时此刻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思考，应该是尽快打通中南半岛占领区和中国占领区之间的中国军队控制区，以连接由中南半岛直达朝鲜半岛的陆上交通线。

1944年初时，日本在东面的太平洋上已经失去了很多开战之后占领的重要岛屿，



■驻扎在中国西南地区机场的“飞虎队”飞行员准备起飞战斗。正是这些位于后方的机场的存在，给予日军深深的威胁，因此才有了“一号作战”的构想。

但是在西面的陆地上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包括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伪满洲国）、中国华北、中国华东（汪精卫伪政权）在内的这一大片地区，以及远在南方的中南半岛和南洋地区。然而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便将作战重心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太平洋战场，以致这两大区域的中间地带（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及广西等地区）一直未被日军完全占领，上述对日军的威胁很大部分正是来自于

这些地区的中美盟军。如今时空转移，形势上又转变成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应该优先于太平洋战场，日本人贸然对美开战，如今自食恶果。

基于以上的考虑而且担忧美军在太平洋上愈来愈凌厉的攻势，迟早将切断日本本土到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因此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作战计划，其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官，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飞虎队”。“飞虎队”将战区指挥部设在重庆，飞机主要驻扎在云南昆明和缅甸仰光。1942年7月4日，“飞虎队”纳入美军现役，称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升任少将司令。

目标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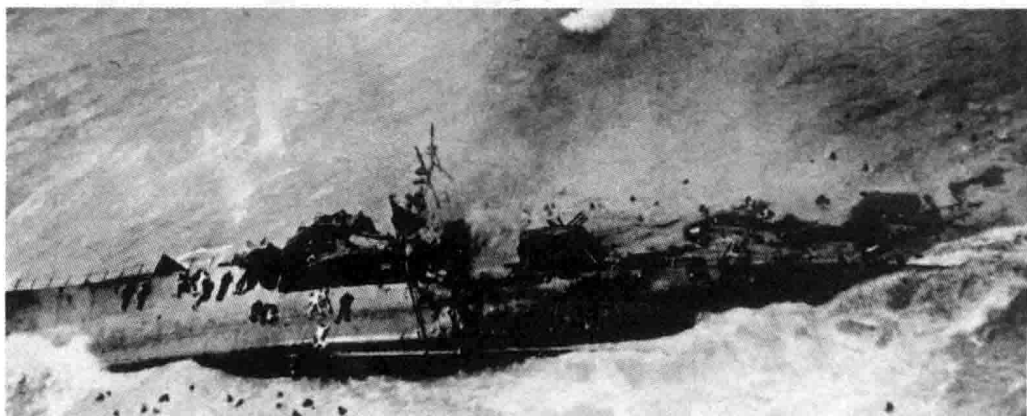
一、打通日本大本营经由朝鲜、伪满洲国（中国东北）、华中、华南的路线与南洋方面构成联系。

二、占领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空军基地，防止美国空军自该地起飞攻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和轰炸日本本土。

真田穰一郎和服部卓四郎两人认为一旦从日本本土到南洋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这条大陆交通线将是保障和坚持东亚大陆作战的关键和生命线。翻开地图来看，当时已有铁路自新加坡经整个马来半岛到泰国的曼谷，往北再到越南的北部，中间只要以车运中继由镇南关至柳州的路段，就能够以打通之后的湘桂线和平汉线铁路继续运输，然后直达朝鲜南端的釜山。之后，只要通过对马海峡这条安全的海路路线，就可以让东京和在东南亚作战的部队取得联系。换言之，东京方面可以把当时位于大陆东北的“关东军”、中国战场上的“中国派遣军”和位于

中南半岛的“南方军”三方面借由大陆交通线连成一体。而且假若作战取得成功，在占领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空军基地之后，还可以将己方的战斗机部队进驻其中，利用这些基地除了可以掩护大陆东侧的海上运输外，反过来还可以攻击海上的盟军舰艇，并夺取大陆交通线以及沿线地区丰富的资源（如江西的钨矿等）。

若未来日军完全失去了海上优势，而防守日本岛的本土军被登陆而来的美军和西方盟军击溃时，也可以将这批本土军撤入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起加入整个大陆作战军团当中，构成一个坚实的阵容，继续在陆地决战中击溃美军和西方盟军，到时候就算没有了海军、空军，仍可以凭借日本陆军勇于牺牲的精神来和美英盟军做最后的一决高下，就算只剩刺刀可以与之拼斗，也不见得会全盘皆输。所以，当时日军的高层普遍都同意唯有以大陆对抗海洋，才能弥补海上优势渐渐消失的窘境，甚至考虑一旦美军和西



■第14航空队成立后，抗日战争形势越发好转，“飞虎队”也渐渐发起了越来越多的攻击行动，这同时对整个抗日战争发挥了巨大的助力作用。图为被“飞虎队”击沉的日本商船。



方盟军进逼到日本本土时，整个帝国中枢和大本营也将跟着防守日本本岛的本土军转移阵地到大陆上。除此之外，日军也准备借此大规模兵力出动，寻求和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决战并加以消灭，彻底消除中国军队配合美军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登陆的可能，之后再逼迫已无兵可用的重庆国民政府出面谈和甚至投降。

其实，这个“大陆打通作战”的构想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在日军大本营幕僚会议中讨论过，只是当时多数军方人士都将焦点放在东南亚方面的战局，因此不但就此搁置大陆打通战略的议题，大本营方面甚至还不断从中国战区抽调兵力，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还因为在华兵力的骤减而向大本营提出抗议，警告他们不要再由大陆抽调兵力，以免在势力逐渐强大的中国军队压迫下，导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经陷入防守态势的局面全面崩溃。

不过，对于看似如此好处多多的作战计划，在日本也是有不赞成的声音，例如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西浦进大佐就强烈地反对，他认为这个作战计划规模太大，已经不是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可以担负得起的，而且即使日军成功地打通了这条大陆交通线，也未必在事后有能力继续维持和保护这条交通线，更可怕的是若作战失败的话，其所造成的损失难以在短时间里弥补回来，如此一来将影响日本在太平洋战区的后续作战能力以及整个战争的进程。所以这是个典型的疯

狂计划，用饮鸩止渴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连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承认：“（此次作战）与实力、资财，尤其战力全面下降之状况，殊不相称。”

但是，当时日本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因为特别担心美军B-29长程轰炸机会利用中国西南地区的机场空袭日本本土，危及皇室住所及人员的安全，再加上日军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各战线上连连败北，还不断传来守军“玉碎”（即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使得日本国内的民心士气低落到谷底，因此借由发动较有把握获得重大胜利的陆上战斗来提振军民士气，是当前日本全国上下都很需要的一个强心剂。除此之外，陆军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1944年6月2日晋升为元帅），任职期间为1941年3月1日—1944年11月23日。

身的东条英机心中还有一项不能说的秘密，那就是日本军队中长久以来的陆、海军内斗，使他也想借由这次以陆军为主导的胜利作战，好好地重挫一下已经在战场上灰头土脸的海军的颜面。于是，东条英机最后批准了这个计划。

1943年12月31日，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元帅在御前会议中上奏日本天皇，明确说明了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的战略意图：“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各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第一目的。打通大陆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以经过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同时作为附带收获，可以取得敌占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

1944年1月24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大陆令九二一〇号》作战命令，根据此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指示的名义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作战纲要，战役代号为“一号作战”。因为此次大会战主要是在河

南、湖南和广西进行，所以中国方面也称之为“豫湘桂会战”。

### “一号作战”的准备与发动

为了确保“一号作战”的成功，日本方面几乎动员了当时国力上可动员的全部力量，在兵力补充的优先级上，立即将中国派遣军的缺额需求置于太平洋战区之前。除此之外，还从驻防在中国东北防范苏联南下的关东军里抽调出第27师团编入中国派遣军，并暂停了从中国派遣军调往太平洋战场4个师团的原计划，另外还从负责防卫日本本土的本土军中抽调了14个独立步兵旅团、8个野战补充队（每个补充队的兵力相当于1个旅团），共约15万人加强给中国派遣军，使得准备投入此战役的总兵力达到了约51万人，另外还有坦克800辆、火炮1500门、汽车15500辆，日军在此一作战的动员堪称“明治维新”以来最大，规模甚至远超日

俄战争时的两倍，据日军记载：

“日俄战争时期的奉天会战，与之相比，在人员数目，作战区域的广泛，特别是作战距离方面，以及预计作战日期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求胜之心可谓十分明确。

对于历来轻视后勤的日军来说，“一号作战”的后勤准备几乎是破天荒的，单是支援作战的



■豫湘桂会战日军主要的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左）和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右）。

航空部队的航空燃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更是多达两年份。参战各陆军部队的粮弹储备，普遍都达到半年以上用量。从各地抽调增补给中国派遣军的地面弹药为4个师团的战役基数，航空弹药为2个飞行师团的月消耗量，汽车燃料4000万公升，航空燃料1000万公升。运输工具方面，准备了马

6.7万匹、汽车1.5万多辆、大小运输船1万艘，并且调动日本本土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人员与器材，用于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

“一号作战”计划所需的其他物资，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军靴军服，都一应俱全，因此“一号作战”可以说是日本军队成军以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周密准备。



日军还从关东军那里调来一台原本准备用来渡过鸭绿江攻打苏联时使用的“重型架桥机”，在得到从日本国内前来支援道路、桥梁修建的专业工程人员与物资之后，便开始在黄河南岸的中国军队炮火下进行抢修平汉铁路上的郑州黄河铁桥。最后，在日军部署150毫米和100毫米重炮成功地压制了中国军队的75毫米火炮的情形之下，郑州黄河铁桥竟然一点一点地被日本人在1944年3月底时修复完成了。

1944年1月25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前往东京，向大本营当面领受作战任务及有关指示。松井29日返回中国后，中国派遣军随即于2月3日召开参谋长会议，参战各部队的参谋人员包括第12军参谋长寺垣忠雄少将、第11军高级参谋武居清太郎大佐、第13军参谋长佐佐真之助少将、第23军参谋长安达与助少将、第3飞行师团参谋长吉井宝一大佐、海军中国舰队高级参谋松岛庆三大佐等人出席。这次会议后，日军“一号作战”正式开始启动。

鉴于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力薄弱，日军于2月将原来的第3飞行师团升格为第5航空军，原师团长下田琢磨中将升任司令官，并从关东军抽调了3个战斗机战队、1个强击机战队和2个轰炸机战队予以加强，使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空军力量增加到了12个战队又3个中队，各型飞机约100架。即使如此，面对驻防中国的美国空军和得到美国援助而日益强大的中国空军，依然处于劣势，因此在

“一号作战”中日军仍无法取得有效的制空权，在战役期间不少地面部队由于中美空军的攻击而不得不采取白天分散隐蔽休息，夜间行军或运输的方法向战区开进，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机动和后勤物资的运输。

“一号作战”命令和纲要下达后不久，在美军的猛烈攻势下，太平洋上的日军局势越来越恶化；1944年3月3日，盟军在缅甸也开始展开反攻，中国驻印部队及装甲兵攻克缅甸北瓦鲁班，全歼日军王牌第18师团。在这种形势下，使日军大本营更加觉得“一号作战”有尽早执行的必要性。为此中国派遣军召开了几次作战会议，3月12日作战计划正式制定出台，随即向参战各部队下达，分四期完成任务：

第一期从1944年4月开始，以“北支那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投入4个师团，在河南中部发动“京汉作战”（中方称“豫中会战”），预计以一个半月时间打通平汉线。

第二期从1944年6月开始，以华中的第11军为主，总共投入10至12个师团，发动“湘桂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一、预计以一个半月时间打通由汉口到衡阳的粤汉线北段（中方称“长衡会战”）。

二、从1944年7月开始，预计以三个月时间，由第11军发动针对桂林与柳州的作战，打通湘桂线（中方称“桂柳会战”）。

第三期从1944年10月开始，第11军配合广东的第23军以南北对向的攻势，分兵打通粤汉线的南段。

第四期是在平汉、粤汉线打通之后，于1945年1月以第23军为主力发动广西作战，攻占广西往越南的通路，确保大陆交通线的畅通。

为确保战役胜利，日军大本营还命令“南方军”在缅甸、越南发动攻势，牵制当面的中国军队，以策应“一号作战”。

另一方面，从1944年2月开始，在中国保卫西南地区的第14航空队，其情报单位已经相继侦察到日军在黄河河套和广东香港地区大量物资集结的活动，其司令官陈纳德将军明确地认为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但是对于他的警告美方并不想让重庆方面的中国政府完全知道。因为当时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害怕陈纳德的预测，会让蒋介石撤回正在缅甸作战的中国驻印部队，使他无法完成进行中的第二次反攻缅甸作战。

史迪威在1942年1月1日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时，即已担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总参谋长（最高司令为蒋介石），而且还在当年指挥了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入缅作战，结果因为他本人缺乏实战经验又故意忽视中国方面的提醒，加之

英军的怠战，以致后路遭到日军的迂回切断，造成中国远征军陷入被日军包围的险境，使得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所以，史迪威说什么也不愿意丢掉这次重新反攻缅甸、让自己能一雪前耻的机会。于是，史迪威在有情报显示日军有迹象想要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攻击时，不但一方面散布“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等评论，还一方面以停止美援为要挟，迫使蒋介石同意再从云南调派中国部队进入缅甸，支援他发动的第二次反攻缅甸作战。

1944年4月1日，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已准备就绪之时，中国政府却将精锐的20万部队派入缅甸，让中国战场上的中国守军处于极不利的处境。



■1943年7月7日，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以蒋介石“荣誉军团总司令勋章”。史迪威与蒋介石长期不和也间接造成了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会战的溃败。





## 第二章 大陆打通作战



## 豫中会战

1944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制定平汉路作战计划，计划至少投入65个大队。作战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第二阶段沿平汉线南下，至郟城附近向西迂回，围歼中国军队第一战区部队的主力，并攻占洛阳，打通平汉线。3月开始为“一号作战”计划调集部队和作战物资。但是第12军认为中国守军正面防线的防御力量较强，不易突破，因此决定先由中牟地区的部队渡过黄河，进至郑州、密县地区，再迂回黄河铁桥守军的侧后，与正面部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负责河南作战的日军部队为第12军、第1军、第11军和第13军各一部，共4个主力师团、4个独立旅团、1个战车师团及1个骑兵旅团，总兵力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主力为第1军的第62师团和第12军的第110师团、战车第3师团、骑兵第4旅团。以首次投入中国战场的战车第3师团为前导，自华北渡过黄河沿平汉铁路南段南下，一路猛攻中国军队，并准备与由南向北攻上来的日军第11军会合，另有日军第13军自东面策应，牵制中国军队部署于平汉铁路东边阵地的守备兵力。4月初，日军参战部队在豫北地区完成集结，并修复了郑州以北的黄河大桥。此时河南地区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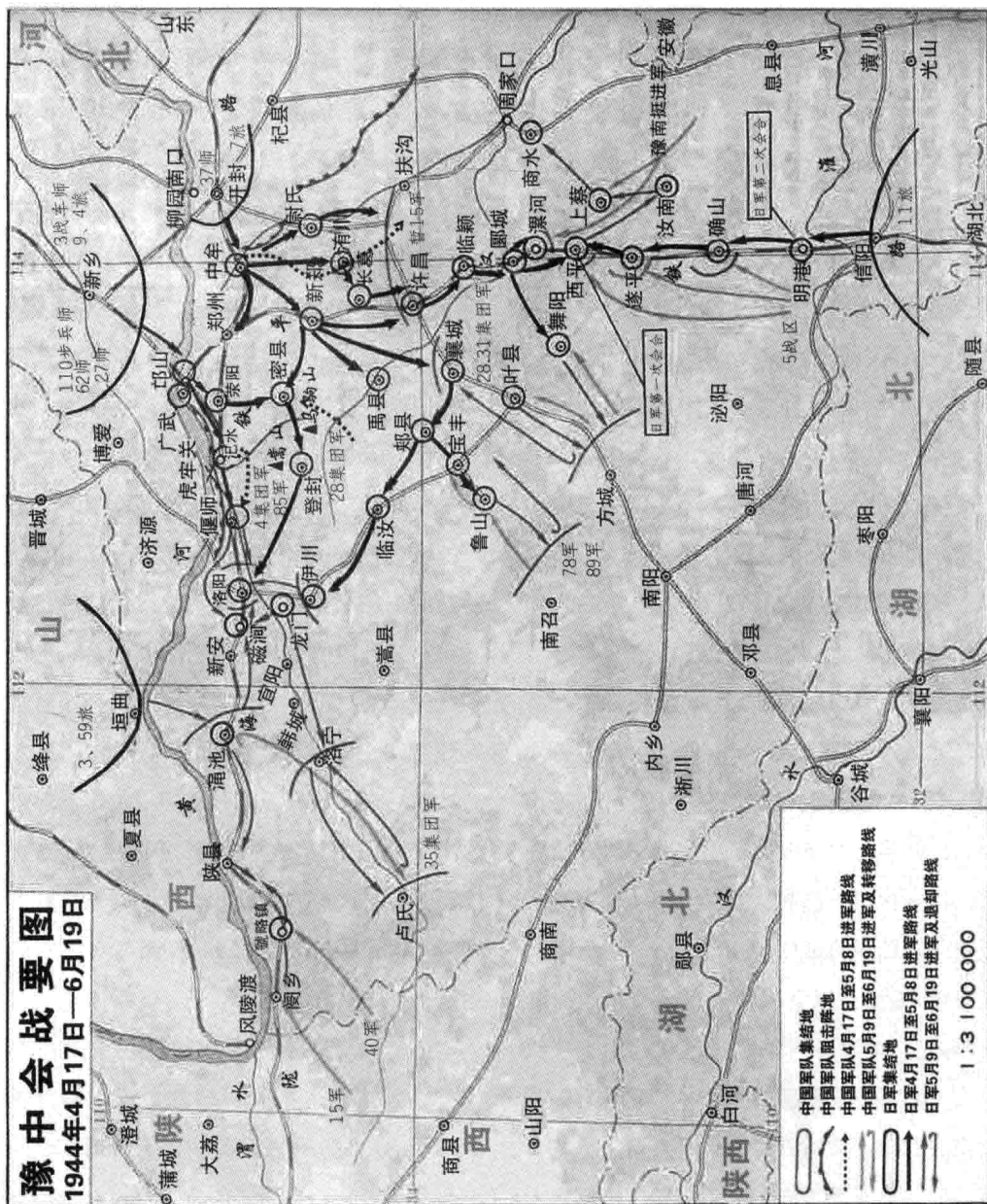
军队隶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共有8个集团军、1个兵团、17个军、43个师，总兵力约39万人。当军委会察觉日军有在河南发动攻势的迹象时，还从西北的第八战区和湖北的第五战区抽调部队增援第一战区。

4月17日夜，日军第12军首先从河南中牟县发起攻击，战至18日凌晨，中国守军暂编第27师的阵地被突破。日军随即兵分两路，独立混成第7旅团沿新黄河（今贾鲁河）西岸向柴桥攻击前进，第37师团则分路向郑州、新郑、洧川、尉氏推进。19日拂晓，日军第37师团的先头部队第227联队第1大队就进至郑州车站，并袭占了郑州北门附近的一段城墙。当晚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和第37师团的主力在尉氏以北会合，形成了对尉氏的合围，尉氏守军暂编第15军只得弃城突围。第37师团第225联队在击退守军新29师后，于19日晚占领郭店（位于新郑以北十余公里处）。独立混成第7旅团未遇抵抗，于21日凌晨到达新郑，拂晓开始攻城，8时攻入城内，守军新29师、新42师的部队撤走，日军占领新郑。

在黄河铁路桥正面战线的日军也在中牟方向开始进攻，将守军注意力吸引到侧翼后，于18日晚利用夜色掩护进入黄河南岸的邙山桥头堡。19日凌晨便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邙山下的汉王城发起攻击，激战至中午汉王城守军预备第11师一个营全部牺牲，汉王城遂告失守。守军立即以预11师的预备队第

# 血战衡阳四十七天

抗战史上最壮烈的城市保卫战



## 豫中会战中国军队战斗序列（1944年4月上旬）

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蒋鼎文，副司令长官 汤恩伯

第4集团军 总司令 孙蔚如

第38军 张耀明

第17师 申及智

新编第35师 孔从周

第96军 李兴中

第177师 李振西

新编第14师 陈子坚

第14集团军 总司令 刘茂恩

第15军 武庭麟

第64师 刘献捷

第65师 李纪云

第15集团军 总司令 何柱国

骑兵第2军 廖运泽

骑兵第3师 徐长熙

暂编第14师 李鸿慈

骑兵第8师（集团军直辖） 马步康

第19集团军 总司令 陈大庆

暂编第9军 霍守义

第111师 孙焕彩

第112师 王秉钺

暂编第30师 洪显成

第33师（敌后游击，集团军直辖）

段海洲

第28集团军 总司令 李先洲

第85军 吴绍周

第23师 张文心

第110师 廖运周

预备第11师 赵琳

第89军 顾锡九

第20师 赵桂森

新编第1师 刘汉兴

暂编第15军 刘昌义

新编第29师 吕公良

暂编第27师 萧劲

第31集团军 总司令 王仲廉

第12军 贺粹之

第22师 谭乃大

第81师 葛开祥

暂编第55师 李守正

第13军 石觉

第4师 蔡剑鸣

第89师 金式

第117师 刘漫天

第29军 马励武

第91师 全瑛

第193师 郭文灿

暂编第16师 吴求剑

第36集团军 总司令 李家钰

第14军 张际鹏

第83师 沈向奎